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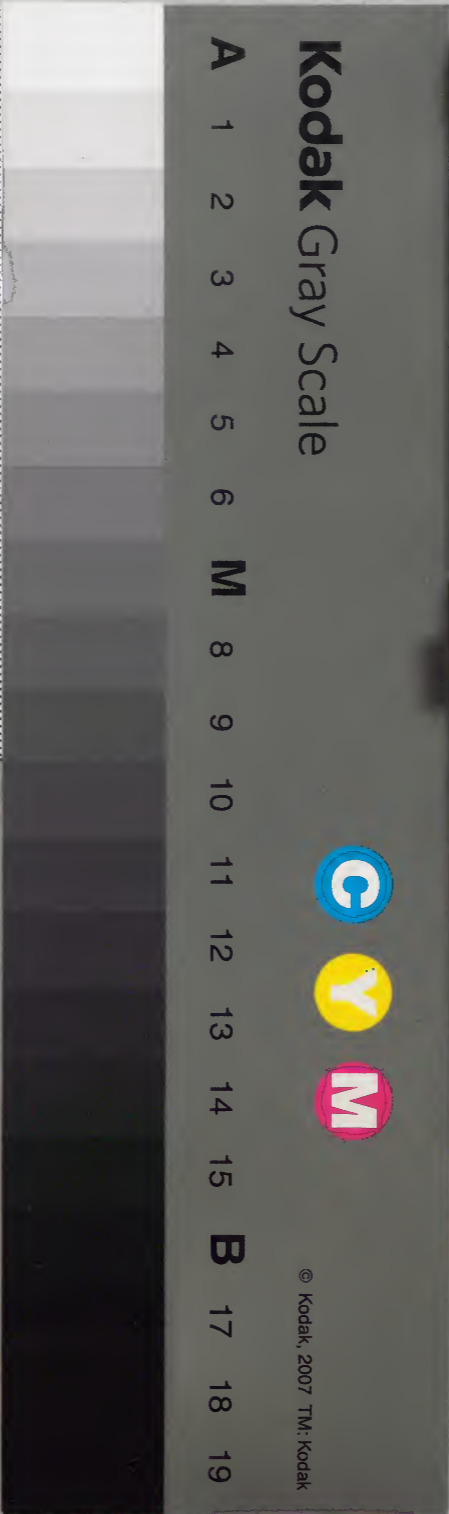
羣書治要

十六

漢書門類			
五	三	三	類
五	三	三	類
四	六	一	架
七	三	三	架

內閣文庫			
五	三	三	漢書
五	三	三	漢書
四	六	一	架
七	三	三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733	
冊數	47	(14)	
函號	297		25





淺草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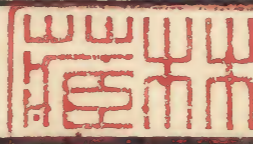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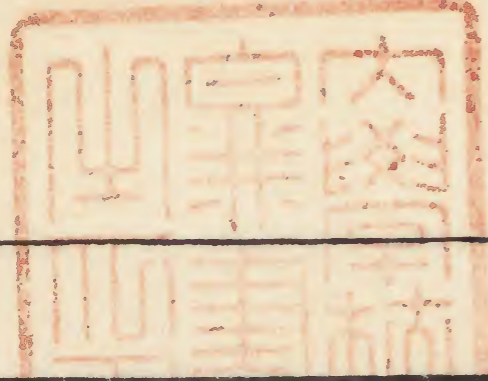
羣書治要卷第十六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漢書四

傳

酈食其陳留人也、好讀書、身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食其、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而見食其、食其入、即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破秦乎、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若



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食其日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延食其上坐謝之漢王據守敖倉而使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曰不知也天下何歸曰歸漢齊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背約不與而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卽以侯其將得賂則以分其士與天下

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爲人刻印剗而不能授剗斷無復廉鏹也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叛之賢材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水援上黨之兵下井陘破北魏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

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阨、拒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廼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

陸賈楚人也、有口辯、常居左右、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

刑法不變、卒滅趙氏、

秦之先造父、封於趙城、其後曰趙氏

向使秦

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有慙色、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稱其書曰新語、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

平因結謀於大尉勃卒誅諸呂安劉氏立文帝
賈之謀也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

敬脫輓輅

輅以木當胸挽重輦車也

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

見上言便宜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問敬說曰

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

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積德累善

十餘世及武王伐紂不期會孟津上八百諸侯

遂滅殷成王卽位周公之屬傅相焉廼營成周

都雒以爲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
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
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
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爲二天下莫朝周不能制
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
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
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
哭泣之聲不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之
時臣竊以爲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

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其亢亢、喉也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卽日駕西都關中於是賜姓劉氏拜爲卽中號曰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

來皆言匈奴易擊上使敬復往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往見羸齒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三十餘萬衆兵已業行上怒罵敬曰齊虜以舌得官迺今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迺封敬二千戶號建信侯

叔孫通薛人也爲太子太傅高帝欲以趙王如

意易太子、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食無菜茹爲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汚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壹搖、天下震動、柰何以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

蒯通、范陽人也、韓信定齊地、自立爲齊假王、通

知天下權在於信、說信曰、今劉項分爭、使人肝腦塗地、流離中野、不可勝數、非天下賢聖、其勢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之時、兩主懸命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方今爲足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勢莫敢先動、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圖之、信曰、漢王遇我厚、吾豈可見利而背恩乎、遂謝通、通說不聽、惶恐、乃陽狂爲巫、天下既定、後信以罪廢爲淮陰侯、

謀反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高帝聞之
召通通至上欲亨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通曰
狗各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
陛下也且秦失其鹿以鹿喻帝位也天下共逐之高材
者先得天下匈匈爭欲爲陛下所爲顧力不能
可殫誅邪上廼赦之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爲相
禮下賢人請通爲客初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
君入深山隱居通廼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
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卽欲求

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
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
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
國曰敬受命皆以爲上賓

賈誼洛陽人也孝文時爲梁懷王太傅是時匈
奴強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地
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誼數上疏陳政
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臣竊惟事勢可爲痛
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

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以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向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天下順治生

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之至孰也雖使禹舜復生爲陛下計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也

樹國於險固諸侯強大則下數被必與天子有相疑之勢也

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今或

親弟謀為東帝

淮南厲王長也

親兄之子西向而擊

謂齊

悼惠王子興居為濟北王反欲擊取滎陽

天子春秋鼎盛

方

行義未

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

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

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

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

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

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也今

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廼隨骨肉

之屬而抗劉之

抗其頭而劉之也

豈有異秦之季世乎

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

為安以亂為治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

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

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

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

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並起諸

公幸者廼為中涓其次僅得舍人材之不逮至

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恭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

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令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

如馮敬者，

爲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誅也。

適啓其口，匕首已陷

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強而動者，漢已幸而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殃禍之變，未不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

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斃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斃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二國皆反誅何不施之仁恩勢不可故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強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強則最先反韓王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

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已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也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

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使其子孫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志、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細民向善、大臣

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當時大治、後世誦聖、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瘡、

腫足曰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

不可屈伸、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可為流

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僮，謂隸妾。為之繡衣絲履，偏

諸緣內之閑中，閑，賣奴婢闌也。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

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

紉之裏，縋以偏諸，是古天子之服也。今富人大

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

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

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夫俗至大不敬

也，至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無為，可為

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弃仁恩，并心於進

取，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

壯，則出贅，出作贅壻。借父耰鉏，慮有德色，假其父鉏而惠之。

毋取箕箒，立而誅語，誅猶責也。抱哺其子，與公併倨，

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無幾耳。然并心而赴

時者，猶曰蹙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

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眾掩寡，知欺愚，勇威怯，

壯凌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

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

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

弃禮誼捐廉耻日甚殺父兄盜者剽寢戶之簾

剽取也 擗兩廟之器擗取也兩廟高祖惠帝廟也 白書大都之

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吏矯偽徵

發盈出十萬石粟 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

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

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

不知怪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

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

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

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父母兄弟妻

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人之所設不為不

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管子曰禮義廉耻是謂

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管子愚人也則可

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秦滅

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

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為墟今四維猶未

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

令君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

所幾幸、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大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殷爲天子、二十餘世、周爲天子、三十餘世、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繼緜之

中、召公爲大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職也、於是爲置三少、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楚之鄉、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

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鸞在衡和在軾步中采齊趨中肆夏樂詩也步則歌之以中節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

舊無故
字補之

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至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刈草菅然豈唯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導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

其要在是矣夫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也貫習則左右而已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主計者莫

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導之以德教或馭之以法令導之以德教德教洽而民氣樂馭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

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持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也夫天下大器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人憎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

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鄙諺曰欲投鼠忌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禮節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

之臯不及大夫顧其離主上不遠也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故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剔笞馮棄市之法然則堂不無陞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耻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耻之心乎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

舊無死
而二字
補之

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烹嬰以廉耻故人矜以節行上

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為人臣者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比謂比方使忠臣以死社稷之志比於金城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

孤此厲廉耻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彼亡國也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爰益字絲楚人也孝文時為中郎將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益攬轡上曰將軍怯邪益曰臣聞千金子不垂堂百金子不騎衡騎倚也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六馬之疾若飛也馳不測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

同坐及坐郎署，盜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盜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廼妾，妾主豈可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獨不見人豕乎？」戚夫人也。於是上廼悅，入語慎夫人。夫人賜盜金五十斤。然盜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調選也。仁愛士卒，皆爭為死。

晁錯，潁川人也。以文學為太子家令。是時匈奴

強，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曰：「臣聞兵法有必勝之將，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陣相近，平地淺

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
 葦竹蕭草木蒙龍支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長
 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
 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
 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
 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
 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袒裼肉袒
 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
 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

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
 可用以其將與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
 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
 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
 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
 今匈奴地形伎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谿
 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側且馳且射中國
 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
 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

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
 則匈奴之弓弗能搭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
 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
 騶發矢道同的材官騎射之官也射者騶發其用矢者同中的的言其工妙
 則匈奴之革筥木薦革筥以皮作如鎧也木薦以木板作如楯也弗能
 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
 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
 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
 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

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
 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死爭勝跌而不振蹉跌不可
起復則悔之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
 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
 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
 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將
 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
 官制之兩軍相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
 此萬全之術也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

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

臣竊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揚州

之南越也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

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

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為人禽屯

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其性能寒

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

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僨仆也秦民見

行如往弃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發之不順

行者深怨有背叛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

北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

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眾

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

死之害而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

復天下明知其禍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於大

澤為天下先唱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

而行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

擾亂邊境如飛鳥走獸放於廣野美草甘水則

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畝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胡又已去聚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

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先為室屋具田器廼募罪人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與冬夏衣稟食能自給而止其無夫若妻者縣官買與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與之謂胡人驅收中國能奪得之者以半與之縣官為贖得漢人官為贖也其民如是則邑里相

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東方諸郡次當戍邊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甚大惠也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

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生死相卹墳墓相從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擇其邑之賢材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

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日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文帝詔舉賢良文學之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勗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無失德、故詔有司、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將以匡朕之不逮、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

志、無有所隱、錯對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人以已、內恕及人情人情之所惡、不以強人情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而歸其德、望之若父

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強，夫國富強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為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

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者，欲無極，民力疲盡，賦歛不節，矜奮自賢，羣臣恐諛，恐機發陷禍而諛，以求自全，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僭，刑罰暴酷，輕絕人命，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為製。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逋

舊無貧人至侵者十二字補之

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絕祀亡世爲
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對奏
天子善之遷大中大夫錯以諸侯強大請削之
後吳楚反會竇嬰言爰盎詔召入見上問曰計
安出盎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衆各
有分地今賊臣晁錯擅謫諸侯削奪之地以故
反名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
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無血刃
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

一人謝天下也後十餘日廼使中尉召錯絡載
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
爲校尉擊吳楚還上書言軍事上問曰聞晁錯
死吳楚罷不也鄧公曰吳爲反數十歲矣發怒
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
之士拊口不敢復言矣上曰何哉鄧公曰夫晁
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
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被大戮內杜忠臣之口
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

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問所

羣書治要卷第十六

